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三十

天下郡國縣志書

卷一

黎州 雅州 峨眉縣 天全

黎州

水經注曰、江水自笮通與濛溪分、至蜀都臨邛縣、與布僕水合、布僕
自徼外咸都西沈黎郡來、按沈黎、卽笮通裏字、記云夷人於大水之
上置藤爲橋、謂之笮也。蜀記、周赧王三十年、誅蜀侯綰、置守蜀、守
張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史記、笮都、古西南夷、自越嶲以東北、君長
十以數、笮都最大、秦時嘗爲郡縣、至漢興而罷、自唐蒙使略通夜郎
而卽笮之君、請爲內臣、及漢誅且蘭、卽君、并殺笮侯、乃置笮都縣、註
漢書曰、旌牛縣歲貢旌牛尾、以爲節旌也、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
天漢四年、并蜀爲兩部、置兩都尉、一居旌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
漢人、後漢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慷慨有大略、宣示漢德、威懷

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代正朔所不加、白狼槃木、唐叢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爲符驗、今白狼王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緼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不異種、鳥獸殊類、有徒爲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伸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

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無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土地境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陟高山、岐嶷緣崖磻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匡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增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寨種夷與徼外汗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犛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與徼外三種夷二十一萬口賣黃金旄牛氈、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翦號為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殺長

吏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于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捷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十六國春秋曰李雄有蜀置沅黎漢源二郡。周地圖記天和初破羌夷得此土因立黎州及沅黎縣矣。寰宇記云隋開皇改黎州為登州。煬帝初廢州併其地入臨邛郡。唐置南登州。大足元年割漢源飛越二縣及萬州之陽山縣置黎州。神龍三年廢開元三年又置。天寶元年改為洪源郡。乾元元年復為黎州。領羈縻五十五州。僖宗又置永平軍。宋復為黎州。繼陞平陽軍節度。領漢源通望二縣。治在漢源。通志云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國初洪武八年省漢源縣改為黎州長官司。

十一年、陞安撫司、并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隸日四川都司、屬上川南道。元和志曰、黎州之地、關沫若而徵祥柯、處越巂印蜀之中、樊柔直侯寶堂記云、全蜀五十餘州、沉黎為襟喉地、以南隣六詔而西接吐蕃也。後漢書、作都夷、其人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也。蜀郡記曰、諸山夷獫狁、娠七月生、生時必臨水、兒出、便投水中、浮則取養、沉則棄之。按沉黎之名、或取此、而獫狁正以為黑水所經矣。宋史、黎州諸俗尚鬼、以主祭者為鬼主、其酋長號曰都鬼王。宋郡守余授朱纓堂記、蠻酋越駟、種表椎髻、交錯于闌闌中、寰宇記、蕃部蠻夷混雜之地、元無市肆、每漢人與蕃人博易、不使見錢、漢用綢絹茶布、蕃部用紅椒鹽馬之類。志云、國初安撫副使馬為德築沉黎城、今司治也、沉黎驛在

其北二里而漢唐宋之黎州則理在漢源縣今廢為鎮去司南二十五里寰宇記云漢源縣漢沉黎縣地宋立郡于此隋仁壽四年置縣以大川之源為名長安四年巡察使殷祚奏置黎州後刺史宋乾徽奏廢入雅州開元三年又置黎州以縣來屬按此即舊黎州也

方輿勝覽云黎城中有漢越雋太守任貴蜀漢姜維趙雲馬忠諸祠

又有玉淵書院宋開禧初知縣薛紱建志云廢漢源東有唐三王墓

唐史邛黎間有三蠻王使伺南詔卒葬于此蓋恭化王劉志遠和義

王和全信遂寧王楊清遠也北夢瑣言邛黎之間有淺蠻焉世襲曰

王號曰劉王楊王却王歲支西川衣賜三千金俾偵雲南動靜雲南

亦資其覘成都盈虛恒持兩端而求利焉遇元戎十車即率界上酋

長詣府庭號曰叅元戎不察自謂威惠所致具來叅必潛稟于都押

衛以候可否、或元戎慰撫稍至、率方、卽教其紛紜、于時帥臣多文儒、不欲生事、都押衙席具利、亦要姑息、故蠻夷得以憑陵無忌、王建始鎮蜀、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以徇、邛峽之南、不立一堠、不成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爾大將許存征徼外蠻、爲三王洩漏軍機、于是召而斬之、時號英斷、邊患屹然矣、輿地紀勝云、黎州初設茶馬買馬兩務、成都則市于文黎、珍叙等州、號川馬、五代王建大闢于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建起家騎士、有國之後、于文黎雅茂等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遠及茲數、按通畧、韓億知益州、移永康鬻馬場于州黎境上、以灌茂地、接蕃部、歲來互市、覘我西川、故徙于此、舊載在川南、以今度之、與大渡河相近、但今市馬者由川北之中江縣、而轉販入黎州雅、其時勢與事不同如此、志云、聖鐘山下有古城、昔人于山

中間鐘聲及五色光、掘之而得巨鐘、故曰聖鐘山、城即古黎州城也、
又云、古黎州城在大渡河外、按元和志、南唐以來、徙治在大渡河內、
而水源在城外、韋皋始築今城、東西南三面隣絕澗、惟北面稍平地、
多井泉、與諸城鎮戍烽火相通、誠西南之要險矣、
志云、韋皋所築土城、國初安慶侯即故址、砌爲石城、今大渡河守禦千戶所也、
在司治西北關隅、大渡河源出吐蕃、經黎州城南九十里、東注嘉定、入
于江、臨河有大渡巡檢司戍之、隋大渡縣設焉、今廢爲鎮、若唐之大
渡縣、則在蘆山縣界、方輿云、唐時大渡之戍一小守、則雅黎、即嘉
成都皆擾、宋初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復
越嶲、藝祖以玉斧畫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于是爲黎之極邊、昔時
河道平廣、可通漕船、自玉斧畫後、河之中流、忽陷下五六丈、水至

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舂撞號怒、波濤洶湧、船筏不通、名爲噎口、殆
天設險以陷夷狄也、父老云、舊有寨將欲載杉木板、由陽山入嘉定
貿易、以數片試之、板至噎口、爲水所舂沒、須臾、片片自沫水浮出、蠻
人聞之、益不敢窺伺矣、寰宇記云、大渡河在通望縣南一十五里、
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當州東、流入縣界、志云、廢通望縣在司
治東南九十里、其北有羅目溪、水入峨眉、有通望山、自大渡河南、與
衆山相連、入舊州、按通望、本漢旌牛縣地、在大渡河北、漢水西、今有
古旌牛城在、俗呼爲牛頭城、語訛也、隋大業二年、改爲陽山縣、因縣
南朝陽山爲名矣、志又云、大渡鎮西有陽山、廢縣、唐初屬登州、後屬
黎州也、十道志云、隋仁壽四年、罷大渡鎮、置登州、大業二年、廢登
州、又立陽山鎮、唐武德元年、改置陽山縣、屬登州、貞觀二年、割屬舊

州開元初、改爲登臺縣、貞元五年十月、劍南節度使韋皋遣將王有道等、與東蠻兩林直那時、勿鄧夢衡等、帥兵於故雋州登臺北谷、大破吐蕃青海獵城二節度、殺其大兵馬、使乞臧遮遮悉多楊朱斬首二千餘級、其投崖谷赴水死者不可勝數、生擒籠官四十五人、收獲器械一萬餘事、馬牛羊一萬餘頭、足遮遮者、吐蕃驍勇者也、或云尚結贊之子、頗爲邊患、自其死也、官軍所攻城柵、無不降下、蕃衆日却、數年間、盡復雋州之境、貞元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吐蕃於劍南山馬嶺三處開路、分軍下營、僅經一月、進軍逼臺、登城、雋州刺史豐高任率領諸軍將士、并東蠻子弟、合勢接戰、自朝至午、大破大戎、生擒大籠官七人、陣上殺獲三百八、餘被刀箭者不可勝紀、收獲馬畜五百餘頭、匹器械二千餘事、太和六年、李德裕復修印峽關、移雋州於臺

城、以杆蠻夷、^登華陽國志云、臺登縣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水經註、孫水出臺高縣、卽臺登縣也、南流逕郪都縣、又南至會無入若水、志云、孫水、俗謂之長河、天全長河西、以在孫水之西也、九州要記曰、臺登縣有奴諾川、鸛鵒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卽黃帝子昌意降居處、水經曰、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郪善長注曰、按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樹名曰若木、有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不在達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揚、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水之生非一所、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亦受其稱焉、若水沿流、開闢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其野、有聖德

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宮之政、以水德寶曆矣、水經注又云、大渡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又逕越嶲大笮縣入繩、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爲二、其一枝東柔廣縣、注於江、其一南逕旄牛道、至大笮、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矣、寰宇記云、廢飛越縣、本沉黎之地、唐儀鳳四年、分漢源於飛越水置縣、屬雅州、大足元年、屬黎州、按志、飛越山下有唐時三瑯城、卽三交城也、疑卽古飛越縣矣、又云、唐飛越縣在舊縣西北百里、飛越山下具山兩面接羌夷、爲沉黎西境要害之所、方輿云、漢水發源自飛越嶺、寰宇記云、漢水在漢源縣西百二十里、從和姑鎮山谷中、經飛越縣界至通望縣、合大渡河、不通舟楫、每至春冬、有瘴氣中入、爲瘡疾、志云、漢水俗呼流沙河、源出越山、流經司南二里、東入于江、方輿云、廢

琉璃城在大渡河南、太和五年、節度使李德裕築以蠻界琉璃溪為名也、贊皇又築伏羲城以制大渡清溪之險、按今司南九十里、有古溪清關、乃韋臯所鑿、以通好南詔者、自此出邛部、經姚州而入雲南

書田將軍還事

謂之南路、在唐為重鎮焉、五仙孫樵云、田在賓將軍利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巴蜀西通于戎、南通于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間、西戎飲馬于岷江、其眾如蟻、前鋒魁健皆環五屬之中、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遇關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蟲、皆折亦吞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清溪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貢、又擇蠻子弟聚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

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習知巴蜀土風山川
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能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
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
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痼、自是以來
群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於
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
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群蠻此舉、大劍以南、為國家所有、每歲發
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餉飲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
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
矣、而况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關、卵加之為將者、刻薄以
自入、餽餼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良、當賑粟、則以

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已蜀
所以為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沅黎越
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
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為屯、
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壁壘以俟寇、寇來、連帥即能督
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勅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
無餽餉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胥無怨於將軍、^何如、
○田將軍曰、如此、何患、遂書○詔○按予議、撤威茂戍軍、聽其自募、
寔本此策、而日後有求復者、讀是書、庶幾瞭然矣、
志云、司治五里
有印株山、言印筏之人入蜀從此山而來也、亦界山矣、漢書作邪華
陽國志作味、水經作來、開路記作萊、其說不同、方輿勝覽距州七十